

山中听水

林平



一朵朵洁白的水声,巨大的静谧,从山顶直泻下来,把肌肤和灵魂,润了个透。远处的峰峦上,风电场占领着座座山头,白色的风机悠然转动纤长的叶片,和着山那边的法眼禅音,与白色的水声遥相呼应,浑然天成。

这些晶莹的花瓣,一直伴随着我的目光和脚步。我走,它们走,我驻足,它们仍在行走,连同碧绿的松涛,从大峡谷的入口,纷扬到大峡谷的出口。欢快的韵律从谷底蜿蜒上升,多像洁白的蝴蝶,抵达山间的饭庄,汇聚成经久不绝的天籁之声,沐浴着我和商城友人,醍醐灌顶。五脏六腑便如沸水中的茶叶,舒展着,喜悦着,静待啜饮。

举起的酒杯中,盛满了随风飘落的花翅,饮一口,便醉了。晶莹剔透的花香,依偎在初秋的阳光中,馥郁芬芳,沁人心脾。无数花瓣覆盖着我,覆盖着

苍莽的百里黄柏山,直有覆盖千里大别山之势。我懵懵懂懂,只缘身在此山中,不知今夕是何年。

它们从石缝中飞出,从虬松的根须中飞出,从黄柏山的胸腔里飞出,从我遥望的目光中飞出。

目光触及精灵般的雨水,雨水在山谷间升腾着,飘落着。一滴水珠落在黄柏山上,碎裂成三瓣。一瓣向东流到了安徽,一瓣向南流到了湖北,一瓣向北,流到了大峡谷中,流成了铺天盖地的梨花,飞起来,再落下,撞击着空洞的石缝,孩童玩滑梯般地滑过石面,匍匐有声。它们是积攒了一个夏天,悠悠然飘下来的,浸润了焦渴的目光,浸润了苍白的日子,浸润了斑驳的青石板,浸润了青石板上来来往往的身影。

多想掬起清亮亮的水声,

掬起碧盈盈的水潭,丰盈我枯瘦的生命。清澈见底的水潭里,小鱼悠闲地游弋,疑是精灵天上来?乘着花瓣的翅膀,由仙境来到人间,由瑶池来到铜鼓潭,游人咫尺之遥的桃花潭。桃花潭水深可千尺?哪一尺是今日的花翅?

喜欢贴着水声沉思发呆,喜欢在水声中闭目仰面,喜欢在水之柔波里羽化遁去。或是,潜入小鱼的心底,寻觅纯真的梦想。

沉醉于花香水中,我是一条蓝色的小鱼,从日出游到日落,从盛夏游到雪冬,从青春懵懂游到暮色苍茫,从今世游到来生。

思绪在水声中盘桓回荡,愈发轻盈;心灵在水声中洗涤还原,愈发透明。连同沉重的世俗烦恼,连同无尽的红尘欲望。飘洒纷扬的花翅间,杂陈尽去,枝头花开。

记忆深处

思念无穷期

——回忆我的母亲丁明珍

徐泽林

我的母亲丁明珍离世快一年了,在这一年里,她的音容笑貌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一种对母亲无尽的思念常常涌现在我的心头,尽管我的笔头有些笨拙,但还是想记下她生前的点点滴滴,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。

母亲生于1940年中秋节,她与父亲是娃娃亲。母亲比父亲大半岁,16岁时便嫁给父亲成家立业。母亲的命很苦,自我记事起,就知道她的娘家没有什么亲人。母亲的父母去世比较早,听说母亲还有一个弟弟,也就是我唯一的亲舅舅,也不幸早逝。在母亲的娘家人中,只有一家人是她最亲的,就是她的舅家,我们叫舅姥爷、舅姥娘。记得年少时,每年春节之际我都随母亲前去给这些亲戚拜年,他们对我都很好。母亲在世时,每年清明节,她还独自回娘家给自己父母送一些纸钱,寄托哀思。现在想起这事,我都深感有愧她老人家。因为我从来没有陪母亲回去扫过墓,以致今日我还不知姥爷、姥娘的坟头在哪里呢。

母亲有五个儿女,成活了四个。我是家中唯一的男丁,上有一个姐姐,下有两个妹妹。我们姐弟、兄妹四人中,父母最疼爱的是我,供我上学,直到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为止。在我求学期间甚至工作以后,母亲都不辞辛苦,来回二三十里路到学校为我送这送那,有时我还对她的行为产生误解,甚至是责怪。现在想起,我那时是多么幼稚和不懂事啊。作为儿女,我们不理解母爱永远是牵挂,永远是奉献。

母亲一生爱当月下老人,俗称说媒,我总认为她是在多事,对于母亲爱说媒我是比较反对的,这也是我与她产生隔阂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母亲当红娘几十年,成就了无数个家庭。可以说母亲为了成就别人幸福,有时风雨无阻,吃过不少苦头,但是她却从来没有怨言。母亲去世

前,还为村里一对年轻人拉上了线。当然,母亲为这事也遭受过非难,甚至是报怨,但这只是极少数。很多在她帮助成就幸福生活的男女,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前来为她送行,算是对母亲最大的回馈和报答。

母亲一生克勤克俭,吃苦耐劳,她吃饭从不讲究质量,有时啃个干馍就算一顿午餐。以前,我们也曾劝过母亲少操一些心,平时生活多增加一些营养,但母亲总说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,让我们不要管她。就这样,我对父母的生活也就操心少了,甚至是听之任之,这才终于酿成大祸。

2014年农历六月十八,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老家外甥来电话告知:“姥娘老是咳嗽,吃药不起作用,应该到医院检查一下。”于是,第二天我领着母亲来到县人民医院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,一查得知母亲的病已是肺癌晚期,整个肺部已烂掉了大部分。医生私下告知,母亲估计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。随后,我又带着母亲到市医院进行复查,结果也是如此。之后,虽然我们对母亲尽到了最大的孝心,母亲在饮食上能吃的、该吃的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。在这近五个月的时间里,母亲没有经历大的痛苦,在当年农历十月初九黎明时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现在想起,母亲之所以患不治之症,恐怕与她平时生活过于节俭,不太注意营养有着很大的关系。要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对父母多一些关心,生活上多一些照顾,或许母亲走得不至于那么匆忙。

“一生把爱交给他,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儿了,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,生儿育女一辈子,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”。母亲离开我们快一年了,我们对母亲的思念依然不断。这是一种母子情深,是一种儿子思念母亲的淡淡忧伤,是一种温暖今生的永恒回忆……

芳菲物语

香雪兰

方菲

穿行在街道,偶然闻到一股淡淡香味,似曾相识。

香味开启了记忆,曾经在一个夜市,自卖花老人手中,捧过一束陌生的花:白而丰艳,喇叭状的大花朵,顺着油绿的茎一直排列到顶端。花们有的待放,有的怒放,有的还只是修长清圆的骨朵,花的样子有点像百合,但不是百合花,它们散发出好闻的香,不浓,也不淡,有点清雅有点矜持,老人告诉我,这花叫作香雪兰,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名字!手握着这束香雪兰,漫步在

小吃夜市,看食客们有的浅斟慢饮,有的大快朵颐。辣椒酱炆锅时的香,烤肉于炭火上煎熬升腾起的香,在夜市中交织弥漫,此消彼长。而我手中香雪兰的气息一直隐隐地萦绕在鼻尖。当我也坐下来,品尝风味小吃时,就把它斜斜放在桌子上。它安躺着,在最浓烈的人间烟火中,张开有些狭长的花瓣,仿佛斜睨着尘世的冷冷眼睛,有着洞悉所有的慈悲和透彻。

在那个十月初的街头,风开始转凉,城市却清静不下来。卖花的老人精心培育了仙



我低头看着这陷入滚滚红尘的花影,我却不知道怎样拂开它身边纷扰的云翳和雾霾。我就和它安静地对视,它就在闹市的灯影夜色中,净白,且发出圣洁的光。